



植物的私生活  
식물들의 사생활

〔韩〕李承雨 著 丁生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식물들의  
植物的

사생활



〔韩〕李承雨 著  
丁生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的私生活 / (韩) 李承雨著; 丁生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327 - 6942 - 1

I. ①植… II. ①李…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6423 号

## The Private Life of Plants

by Lee Seung-U

Copyright © Lee Seung-U,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rp.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韩国文学翻译院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图字: 09 - 2014 - 819 号

## 植物的私生活

[韩] 李承雨 著 丁生花 译

策划/陈一新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942 - 1/1 · 4203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你笑什么？”当嘴上涂着银色口红的街头女子瞪大眼睛向我搭讪时，我正在胡思乱想。这个穿着紧身短裤的女人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从那眉头紧锁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很挑剔的客人。当然，我无暇顾及她的心情，只是觉得口红颜色对她这类女人来说特别了点，仅此而已。我坐在驾驶座位上，她站在那儿将头伸进我摇下一大半的车窗，没有弯下膝盖，而是摆了个翘臀的姿势。但从我的角度根本欣赏不到这女人的屁股，倒是从那宽松的T恤衫里面看到了她丰满的乳房。我觉得没有必要挪开我的视线，所以一边往她的T恤衫里面看，一边跟她说话。我想，她一定是对自己的胸部很自信，所以才故意摆出那个姿势让我看的，若是这样，我又怎好辜负她的期望呢？这种想法连番浮上心头。我问了她的身高，年龄，可不可以卸妆，又让她向后转身，再走几步。她回答说自己有一米六，二十二岁，轻浮地笑着反问我：“为什么要卸妆？如果在被窝里就不会拒绝。”对我的第三个要求，她并没有照做，反而问我难不成是来选能生小马的母

马。对于让她走几步的要求，她干脆置之不理。“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她那挑衅的表情已流露出了很明显的不耐烦。

在某个瞬间，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场景。因为那实在是一个荒唐的想法，所以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但我的笑容还未成形便收住了。

记不起是在哪儿看过一部电影，有可能是在离家后到处游荡的那几年里，为了解决夜晚睡觉的地方，而偶尔出入一家偏僻的午夜场影院。那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伊朗导演的电影，后来才知道他那古怪的名字叫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一开始并不是为了看电影而进入电影院的，所以对电影的内容也毫无兴趣。这部作品在当时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具备一定欣赏能力的人才能去看，就像我这德性的也曾是那部影片的观众之一。说实话，我完全弄不明白人们到底认为它好在哪儿。昏暗中，我一坐在座位上，就把身子蜷缩成一团准备睡觉。但有好多杂七杂八的想法让人难以入睡，整个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由于难以入睡，虽然是心不在焉，可眼睛却也长时间地一直盯着屏幕。

那部电影没有武打、没有冲突、没有幽默，对我来说非常乏味。但它还没有差劲得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在我这毫无诚意的心里，似乎也莫名地留下了一些印记。而它们，就悬在心灵的某个地方隐藏着，谁能想到会在这个出乎意料的时刻被猛然忆起呢。

为了寻找死后能给自己收尸的人，男主人公开着旧车到处转悠，眼神很是执著且腻人。就在那个街头女郎不耐烦地往我车里扔进一句“你到底要还是不要……”时，忽然发现自己和电影主人公如出一辙，因此就扑哧笑了出来。像电影里的那个男人一样，我也慢慢地开着车（在有些人看来，像是出来兜风），寻找着人，而且都需要帮手。也许电影中的那个男子一整天就那么开着车，或许已经有好几天了，可我不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从家里出来，大概有两个小时了吧！四十分钟之前我来到这条街上，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坐在驾驶座上，摇下半个车窗慢慢地开着车，仔细观察并与那些同我擦身而过或是斜靠在路灯下的女人搭讪。

为什么电影里的男主人公看上去并不那么悲观呢，我不禁自问。沉稳和冷静的他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想要弃世而去的人，反倒像正为了完成其所在公司委任的某项重要任务而奔波忙碌的一名忠实的上班族。我在别人眼中也是这样吗？我也被别人视为那种老老实实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有责任心的员工吗？

我以一种无以言表的微笑作为答复，因为我不需要跟她表明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我非常清楚自己虽然没有理由悲观，可又没有什么引以为豪的。那女人是不可能猜到我的心思的，我也没有向她解释，因为既没必要，也不可能。

“你觉得我想要什么？”我微笑着说。那女人带着不知所措的表情直愣愣地看着我，脸上立刻流露出茫然的神情，但很快又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并把脸转了过去。

“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同样的问题女人已经问了三次。“要还是不要……”这就是她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她来说，在这世界上好像就只有这两种选择，“要”或是“不要”，除此别无其他，所以她不停地催促着我。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除了喜欢把世界变复杂的那些极少数的“智者派”以外，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世界是极其简单的。一直以来作为苦恼者代表的哈姆雷特，就是一位把生活竭尽简单化的大师，他的问题就是“生存还是毁灭”。生活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我很怀疑《樱桃的滋味》<sup>①</sup>里的男主人公，他想要自杀的念头到底有多坚定。自杀，还是生存下去？也许那个家伙只想要找个可以代替他做决定的人，所以才去寻找一个挥锹自如的自杀协助者。他之所以非常慎重地去寻找自杀协助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单纯地寻找一个能够给自己处理后事的人，而是寻找能够托付自己命运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男主人公寻找的并不是老练的自杀协助者，而是可以左右他命运的审判官，他把命运交给了审判官。男主人公脸上并没有悲观的表情，也许是因为对他来说死亡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五十，或许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也可能是导演想借此来暗示，这世上没有谁能真正下定决心要自杀。

---

① 伊朗导演阿巴斯1997年的作品，表达了导演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形成的对生死的看法。影片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哲学思考，在世界影坛引起轰动。

因此，我就更没有理由来粉饰悲观了，又不是像男主人公一样在寻找审判我命运的人，顶多是在物色能宣泄身体欲火的对象，再说那欲火又不是我的。“悲观”或是“深刻”都不符合我的个性，我也没必要那么做。

“上车！”就像是好不容易做了个决定的人一样，我用下巴示意旁边的座位。那女人带着奇妙的笑容坐上了车，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得意神情。女人的这种肤浅引起了我的不快，但我可以理解那是她的虚荣心。虽然是无意识的表露，但绝对与她的职业有关。破坏她的“职业自豪感”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摇上车窗静静地开着车，马路两旁店铺的灯光像流星般飞快划过。

驶出繁华的街道，女人开始絮叨起来：“男人们真可笑，总玩儿那种一眼就被看穿的伎俩？”她跷起了二郎腿，本来就不长的短裤更向上撩了，略有些肥胖的大腿暴露无遗。她穿的高跟鞋上沾着泥土，我生怕它会弄脏我的车，但我没有作出反应。女人不停地唠叨：“本来就想出来那个的嘛！还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难道就不能直率点？不光是你，十个中有八九个都是这个样子。好像是迫不得已被我们牵去了似的，这也太可笑了吧？难不成那样做就不太像畜牲了吗？”说到这儿她瞅了我一眼，一定是希望我跟她搭腔，可我一声没吭。于是那女的便接着自问自答：“畜牲又怎样？人不也是畜牲吗？”

“好了，不要再说倒胃口的话，先把你脸上的浓妆给我卸



掉！”我低吼道。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她所说的“畜牲”两个字让我心情不快了吧！那女人可能被意想不到的呵斥吓到了，斜眼看了一会儿，但马上用一种不示弱的架势气呼呼地跟我示威起来：“干什么让我卸妆？”我对这个老让我动嘴皮的女人已经不耐烦了，甚至有些恼火，于是说道：“让你卸就卸，把那个廉价耳环也摘了！”

女人听出我略带威胁的口气中夹带的耐烦，反问道：“真搞笑，你以为我是你的恋人吗？”

“从没这么想过，你绝对不用担心。”我回击道。

“那为什么像要求恋人一样，啰啰嗦嗦的？”女人一边摇晃着跷起的二郎腿，一边顶了我一句。是啊，我为什么对她有那么多的要求呢？

徘徊在这条街上，一个女人进入了我的脑海，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从我想去找女人的那一刻起，那个女人就占据着我整个大脑，无法忘怀。所以即使我身旁的这个女人没有指责什么，我也还是觉得很难为情。

“我开车在那条街转悠了近一个小时，当然是为了找女人。那里女人多的是，别以为没有比你漂亮的，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你吗？”我的质问令人作呕，不知是万幸还是不幸，这并没有触动她的自尊心。

“不管怎么说还是被先生相中了嘛，是不是被我丰满的乳房给迷住了呀？”女人一边说一边傻傻地笑着，还特意把胸往我这

边挺了挺，我既没有笑也没有把脸转过去。也许她的话不无道理，她确实拥有丰满的胸部和性感的身材，但选择她并不是根据我的喜好，这跟我喜欢胸大的女人与否是两回事。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装钱的信封丢在女人的前面。“这些都给我吗？”本来面无表情的女人接过信封，在打开往里瞄了一眼之后发出了似乎略带感动的声音。我可没心思去和她共享那感动，也没有心理准备那么做。我再次命令她卸妆并摘下耳环，这等于是提醒她已被我用钱买下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不会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明白，那有什么难的。”女人把耳环摘下来和那装钱的信封一起装进了自己的手袋里，随后就开始用湿巾擦脸。我一边思索着金钱的魅力，一边窥视褪去白色妆底的女人的脸。

车子大概行驶了二十五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但她还没卸完妆。没有了都市商业街上那些五彩缤纷的灯光，街道显得又黑又空。别说加速行驶的汽车了，就连路人也寥寥无几。在车上就已经能闻到散发在空中的青草味道，才跑了二十五分钟就出了市区，都市和乡村竟是如此紧密相连。

和水蒸气缭绕的洗澡堂牌子一同浮现于眼前的是“伊甸园”的字样，那冷凄凄的样子在我看来像是恐怖电影中幽灵出没的城堡。可这女人似乎毫不在意，真是万幸。这表明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傻里傻气的女人，由此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你好棒哦……”女人嗲声嗲气地边说边挎住我的胳膊，我甩开她的胳膊

朝着水蒸气缭绕的建筑物走去。女人在我后面紧跟着，通过她哧哧的笑声，我知道她以为我只是害羞，但她误会了，我没有作声。

我在前台拿了房间钥匙。

女人火冒三丈地瞪着我，可我竟没有丝毫负罪感。她说我欺骗了她，可这不是事实。我没有欺骗她，没有说要和她睡觉的人是我。尽管是我选择的她，但这不意味着我非要和她如何不可，所以是她自己误会了，我不觉得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她也不能说我无耻，又不是没给钱，我已经事先支付了足以令她激动的数额了。她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摆出好像受骗了的样子）闹腾了一番，可说起来真正冤枉的人应该是我，因为我被当作是骗子了。

女人叫嚷着跑了出来，我揪住她的头发，使劲扇了一巴掌，紧接着就把她推进屋里。这种行为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尽管有些粗暴。但我仍不觉得错误的根源在我，这女人刚一进去就开门跑出来，不守约的是她而不是我。她没有想到我会在门外守着，也没想到我会那么粗暴地挥拳。她觉得很荒唐，但很快就被我的眼神给镇住了。此时她可能才突然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偏僻的旅馆里，谁知道会被一个陌生男人弄成什么样呢？显然这种恐

惧感占据了她的内心，她显得非常不安。

“和约定的根本不一样嘛！”女人捂着自己的脸颊并用明显有所收敛的嗓音说道。比起抗议，她的言语中略带乞求。尽管如此，我并没有丝毫的同情。

“我和你约定什么了？怎么能说我没有守约？”我揪住倒在地上的女人的头发质问。

“没有说过是和别人做嘛！”女人带着哭腔回答。

“我说过是我要和你做了吗？你想清楚，我说过吗？”我冷笑。

“可是……”充满恐惧的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她模糊地说着，脸上已是哀求的表情了。

“你要不想腿也变残就少啰嗦，快给我进去！”她把我的话当作威胁，而事实也是如此。我确信了这威胁的效果，因为她顺从了。我断定她很单纯，因此有些傻傻的，正因为又单纯又有点傻，所以会胆小，也正因为又单纯又有点傻还胆小，所以会顺从，看来我的想法没有错。她用胆怯的眼神瞅了瞅我还没有松开的拳头，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便进房间了。

哥哥截肢是五年前的事情，那时我不在家。因为揣着只要不是家哪儿都能去的想法，所以一直在外面转悠，后来终于彻底地离开了家。看到截肢的哥哥是一年前，那次回来也并不是想要一直留在家。那天是中秋节，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愣愣地坐着，蓦然克制不住的伤感将我带到了我家的巷口，也许这应该算

是个诱因，的确如此。我觉得自己有点孤独，一想到孤独，这一段时间以来被压抑着的记忆碎片就涌了出来，让人无法控制，所以就思念起了吵嚷的家人。他们毕竟是亲人啊！看来我是想家了。如果没有在巷口遇到妈妈常去的教会的牧师，如果没有从他那儿听到哥哥的事情，我不一定会进家门。回到家后，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截肢的哥哥，如果哥哥失去的腿没有勾起我那曾经令人羞耻的记忆，如果没有梦到哥哥的腿，梦见哥哥问我“这腿是你的吗”之类的事，我是不会放弃再离家出走的想法的。

那个梦是在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做的，梦见我向黑暗中走去，黑得太深了，伸手不见五指。每迈出一步，腿就好像陷进淤泥里。模糊不清的黑暗，越往里进就越感到被牢牢地粘住了。好像走在雾中，走在泥泞中，又好像陷进烂泥里，所以越来越难挪动脚步，最后感觉似乎被困在黏胶里面了。一只脚好不容易拔了出来，另一只脚又被那挥之不去的黑暗牢牢地黏住。回头看了看有没有回去的路，可看不到，只有又黏又深的黑暗。“有人吗？”我绝望地喊道，当然没有任何人回答，随后又发生了更让人绝望的事情。在那黏如胶质的黑暗中好不容易拔出一只脚，可不知怎么了，大腿下面觉得空空的。一股凉气掠过脑后，我的腿不见了？赶紧看了看另一条腿，也是如此。笼罩在恐怖当中的我尖声惊叫起来，尖叫声不知有多大，似乎传到了梦外。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看不清面孔的人突然从黑暗中冒出并搭起话来，那个人好像也是从梦外面进来的。“这是你的腿吗？”他手中拿着两条又结

实又健硕的腿，肌肉和腿毛搭配得也很协调。不知是精神作用还是什么原因，那一瞬间我一下就想到了那是哥哥的腿，与此同时也确信拿着哥哥腿的、看不清面庞的那个男人就是哥哥。这时好像要验证我的猜想似的，哥哥的脸便出现了。这次可以看清哥哥的脸，但哥哥的腿却消失不见了。我再次惊叫了起来，我的惊叫声传到梦外面，随后就醒了。醒了之后马上就摸了摸自己的腿，然后走进哥哥的房间，躺在熟睡的哥哥身旁。这样躺着，我预感可能离不开哥哥了。

尽管如此，并不是说我会牺牲余生只为哥哥而活。虽然不是值得炫耀也不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可我也成不了那种伟人。将我绊住的是那“罪恶感”，还有对父母（妈妈总在外面忙，爸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他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庭院里为那些树和草浇水，我几乎没有听到爸爸说过话。妈妈告诉我，自从哥哥变成那样后，爸爸就没了话，可能是得了“失语症”）的怜悯，由于某些感伤的往事，他们也不再对子女寄予任何期望。

不是说我能做到像哥哥那样，也不是说能够代替哥哥的角色，只是突然来袭的头晕目眩使我动弹不得，紧接着的浑身无力使我无法起身。

从没想过要担负起处理哥哥那动物般生理欲望的重任，这实在是让人既痛心又倒胃口的事。残疾的身体里还存有的生理欲求令人倒胃口，而被这恶魔般的生理欲求所扭曲了的精神更可恨，但背着截肢的儿子在红灯区转悠的母爱却令人感伤。我不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如果当初没有看到还有可能，但当我亲眼目睹这



一场面后便无论如何做不到了。“与其被胡乱的欲望牢牢束缚地活着，还不如去死！”我冲着哥哥吼道，又抱住妈妈大声痛哭。

一天晚上，吃过饭没什么事便闲坐着看电视节目。妈妈背着哥哥出来了，爸爸进到自己的房间里独自下围棋，侧耳就能听到传到客厅里的棋子落到棋盘上“嗒嗒”的声音。有时即便不仔细听也能听到，因为我的耳朵已经熟悉了坐在棋盘前面下着棋的父亲和父亲手中的棋子，它在不由自主地听着。

在妈妈背上的哥哥不耐烦地说：“妈，我都说不要了。”哥哥的眼睛和坐在沙发上愣愣地望着他的我的眼神不经意地相撞后，他便把头转了过去。之后好像绝望了似的静静地将脸埋在妈妈的背上，空荡荡的裤腿儿在后面耷拉着。

“去哪？”我不情愿地问道。哥哥没有回答，妈妈也没有回答。从两人那里传来了强烈的、让我不要再问的讯息，所以我也就没再问。妈妈把哥哥放在汽车后座上，自己坐在了驾驶座位上。若在平时，妈妈会让我为他开车的。我开始坐立不安，预感到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什么事在发生，我悄悄地拦了一辆的士。

我完全想不到他们要到哪里，要干什么。因此，当妈妈的车停在了莲花市场（红灯区）的时候我异常吃惊。很久以前，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里的红灯区就叫莲花市场了。在点着红灯的、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有间隔的低矮小房子前面，几乎脱光了的女人们扭动着大腿，好像妓女就一定要那样子似的，嚼着口香糖并很俗套地和过路的男人搭讪。妈妈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况